

观 沧 海

利用文物资源

推动文化传承弘扬的创新表达

——《孔府旧藏“眷黄”类档案研究》小介

李负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的王秀萍专著《孔府旧藏“眷黄”类档案研究》，通过挖掘珍贵的原始文献，全面介绍了什么是眷黄、记载了什么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发挥了什么作用等问题，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面向大众的历史普及读物，是利用博物馆文物推动文化“双创”的优秀成果。

孔子博物馆以建设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收藏中心、研究中心、传播中心为发展目标，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拥有各类文物70万件。其中孔府档案为孔子博物馆特有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15年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6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眷黄是诏书（俗称圣旨）的刊刻颁行件，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研究和审美价值。《孔府旧藏“眷黄”类档案研究》是对孔府档案中的珍品类别——眷黄档案开展的专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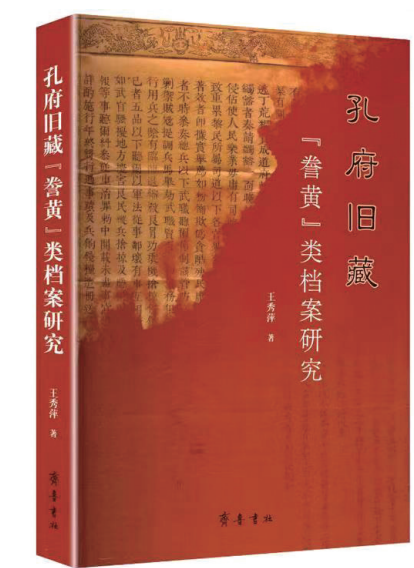
该书作者王秀萍，是孔子博物馆文物管理和研究人员，长期从事孔府档案

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基于坚实的积累，完成了此书的编撰创作。该书亦系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年文博人才培养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孔府旧藏“眷黄”类档案研究》对孔子博物馆馆藏眷黄档案进行了全面梳理。开篇介绍了眷黄档案的基本情况，包含眷黄的定义、孔子博物馆所藏眷黄档案的来源、用纸、尺寸、字体等，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了论述。后续对眷黄制度的起源与演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包含眷黄相关制度的探讨、清代眷黄制度的背景与起源、眷黄文书的形成与颁发等内容。然后对孔子博物馆馆藏眷黄档案进行了分类整理，分为恩诏类、官员任命类、整饬吏治类、平定战乱类、文化政策类五大类别，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择其要者选取最具代表性文献，将其原文予以录入并配以句读。该书注重理论研究，探讨了眷黄颁发过程中的人、物、官方文书及常用术语。此外，该书还着眼于文物的活化利用与实践，以精品档案赏析的形式，完整呈现所选眷黄档案的原貌，并配以严谨的说明文字，使读者获得直观而生动的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离不开记录、整理、阐释、传播等专业环节。《孔府旧藏“眷黄”类档案研究》的编撰创作，通过对孔子博物馆馆藏眷黄档案的整理、转化和创新表达，将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润物细无声”的逐次传播，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达到了保存文物信息、传承文化、凝聚共识的效果。该书立足孔子博物馆馆藏特色和孔孟之乡地域文化，彰显了孔子主题文物的独特魅力，以“千馆千面”的实践，让文物资源转化为城市核心竞争力，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更为难得的是，该书作者依托眷黄档案的研究，在孔子博物馆策划了《持廉秉公——孔府旧藏“眷黄”类档案展》，用可观可感的现代展陈语言，通过文物本体、多媒体、数字化等多种方式进行呈现，让观众在观展中获得感性认知、情感共鸣和现实启示。该展览荣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赏析”主题活动，是孔子博物馆重点展览20个重点推介项目之一。



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展陈的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也是推

小说界

东昌往事

武俊岭



1 儿子，年纪轻轻考中进士，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辞官从温州返回东昌连路费都没有。回家几年后也在穷困中离世。

汝功、汝敏，有儿子吗？都没有。直到说完这话，邓汝敏像完成了一件心事，身子止不住地抖起来。

张知府没有想到，堂堂状元、一代清官的后代，竟然是这样凄凉。

邓汝敏擦了一把泪水，怯怯地说，张大人，还有更凄惨的，现在大院的院子里，有四口棺材“丘着”。

2 第二天，张知府处理完几个案子后，在两个随从的陪同下急冲冲来到邓府。

邓汝敏闻讯跑了过来，远远地向张知府行礼，说，大人怎么没有对我说今天来呢？我好让两个儿媳准备准备。张知府略还礼，一同进了院子。

院子的西南角，并排着四口棺材。四口棺材没有刷上黑漆，灰灰白白的，有些刺目。

张知府没有说话，眉头紧皱，内心悸动着。邓钟岳大人的儒雅清高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眼前，一颦一笑是那样逼真。

张知府在梦境里，与邓大人相会一次。邓大人笑吟吟地说，你在东昌做知府，好做。邓大人的清廉之风，一如他俊美秀挺的书法，“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令人感佩。但是，如此鲜活、儒雅的生命，如今躺于此棺中，三十多年过去竟然不能入土。

邓大人，下官对不起你！张知府对着邓钟岳的棺木深深一揖。

他走上前去，轻轻抚去棺材上的一层浮土，又退后几步，行叩拜大礼。

邓汝敏两位妻子汝功夫人、汝敏夫人也闻声出来，见过张知府。

来到客厅，张知府细观两位夫人，头发皆已全白，身上的衣襟洗得失去了颜色，一丝悲悯不禁袭上张知府的心头。

两位夫人毕竟是世家中人，见过世面，在交谈中，张知府知道了邓钟岳大人晚年的情形。

邓钟岳致仕回家，本想颐养天年的，不想第二年就病了。得的是痔疮，厉害起来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月。痔疮好不容易好了，又得了肺病。名医号脉后说此病得用好药养着。

三年来，邓钟岳公子邓汝功四处求药，花去几百两银子。只是，父亲的病没有治好，七十四岁那年去世。半年后，母亲也跟着公公去了。

这个时候，邓汝功想把父母一块安葬了。但是家里只有五十两银子了。

听到这里，张知府说，邓大人去世后，怎么没有立即安葬呢？

是婆婆的主意。汝功夫人接着说。婆婆知道家里快没有银子了，就说，先别埋你父亲了，等我死了一块埋吧。谁知延宕至今。

说起邓汝功，汝功夫人落下泪来，汝功会写诗、书法好，于乾隆三十五年科举，在四十年成为进士。汝功在家等了好久，没有等到朝廷任命。与他一块考上进士的，有当知县的、有当编修的、有当通判的……汝功通过朝里的熟人打听原因，汝功得知后，在床上躺了三天。从此就变得迷迷糊糊，每天到城外运河边上一坐就是半天，也不知想些什么，半年后就去世了。

说到这里，汝功夫人已是哭成一个泪人。

汝敏夫人扶住妻子，低声相劝，说，守着知府大人呢，别再伤心了。

汝功夫人渐渐止住哭声。她拉着汝敏夫人的手，沉痛地说，妹妹与我一样，命也不好，汝功死后一年，汝敏丢了官职，回到家里。

邓汝敏的学问是没说的，只是不懂得与上司、同僚搞好关系。那年考察官员，汝敏得了个末等，官做不下去了，卖掉家具才筹齐了返回东昌的路费。本以为辞官后不再受那冤囊气了，可是到了家里，院子里的三口棺材把汝敏的心堵得难受。汝敏的同窗帮他找个塾师的差事，他却不受，说我堂堂进士、五品官员，怎么能做这事？回家五年头上，汝敏也去世了，与他的哥哥、母亲、父亲一样，殁入一口薄板棺材里，丘在院子里。

张知府站起身来，神情凝重，说，几十年了，四口棺材不能入土，情何以堪。既然我是东昌父母官，就让我想想办法吧。

3 张知府步履沉重地回到衙门，正好遇到三叔前来送饭。可是，他什么也吃不下。傍晚回到家里，对夫人说起今天的事，两人都默然。

这时，三叔走了进来，说，邓汝敏来了，手里拿着一幅字画。

邓汝敏捧着画轴入室，冲着张知府恭敬地说，两位夫人委托我，把这幅字赠予知府大人。

什么字？张知府问。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如惊雷响于窗外。卷轴在书案上渐渐打开，果然是真迹。张知府不禁发出声来，邓先生，法帖从何而来？

邓汝敏躬身回答，高祖在江西做官时，从明代兵部尚书袁豹的后人、诸生袁荀手里，花重金买下的。虽家贫，但从没想过把祖先珍藏的宝物卖掉，也没想过要把寒香阁的藏书卖掉。

张知府由衷感叹，几十年间，邓家先后有四口棺材浅埋在院子里，如果早把这幅法帖脱手，早就入土为安了。宁贫不卖书，果然还是邓家先祖的风骨。

张知府轻轻地把法帖卷了起来，说，这幅字，我不能收！

是婆婆的主意。汝功夫人……

张知府摆手，此事不必多说！只是从贵府回衙门的路上，我想到汝功、汝敏没有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给邓钟岳大人

4 发丧时，没有后嗣捧孝盆，不好看吧！

邓汝敏想了想，说，让我的两个儿子、我弟弟汝贤的两个儿子守灵，不行吗？

张知府说，你和汝贤的儿子，分别过继一个给汝功、汝敏，可以吗？

邓汝敏说，知府大人这是为邓家着想，我同意。只是我弟弟汝贤不在家里，在潍县当教谕呢。

这好办，你修书一封，说明过继的事。你就说这是知府的意思。

说完，张知府站起来，双手把法帖捧起交到邓汝敏手里，说，这件法帖好生珍藏，我派人护送你到家。

5 三天后，张知府又来到状元府第。邓家人见知府又复光临，慌忙迎接。

张知府说，两位夫人，邓先生，我这次是带人来的，想看一看四口新棺材怎么打制？

邓汝敏说，知府大人的意思是这四口旧棺材朽坏了，要另外赶造？

这是意思！

两位夫人明白了，眼里顿时充满了泪水，邓钟岳大人的女儿不禁哭出声来。

张知府对邓汝敏说，新的棺材用柏木，可以吗？

那么，尺寸呢？张知府问道。

一同来的三叔说，我听说了鲁西这里的棺材，讲究底四寸、帮五寸，盖六寸。

好，木板的厚度就按这个。张知府说。

感谢知府大人！两位夫人一齐向张知府道了万福。

棺材的大小呢？张知府又问邓汝敏。

邓汝敏心里没底，有些慌乱地说，大小咱随大流也就是了。

我的意思是，把新棺材做大，能装得下旧的棺材。

听闻此言，邓家后人一起跪在张知府面前，含泪感谢。

半个月后，远在潍县任教谕的汝贤书信来到，同意自己的儿子过继。所有事体，委托兄长汝敏办理。剩下的就是安葬了。

6 四口崭新的柏木棺材已经打好，黑漆闪亮，排在邓家院子里，里面盛放着四口旧棺。

唢呐声声，邓家四口棺材各有六个壮汉抬着，往吉壤方走去。张知府率领府里的从官走在送葬队伍中。到了位于东昌城南的吉壤时，天已正午。

祭文两天前知府张官五就已拟好，在众人面前，他高声宣读了祭文，在哀哀的哭声中，邓家四口终于入土为安。

回到衙门，一干下属来到张知府面前。通判双手捧着一张银票，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大人为安葬邓大人一家四口，花去一百两银子，如何使得，东昌府的事不能让大人一人承担。

张知府冷冷地看了众官一眼，说，你们在东昌为官，时间最短的也有了一年了。我来了三个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对我说邓家的事？

众官听了，面面相觑，难发一言。我累了，大家退下吧。

晚上，张知府回到府上，三叔跑了进来，说，大门口等着几十个商户求见，说邓大人的事，不能让知府一人破费。

张知府一拍书桌，说，不见！

漫时光

走过票证时代

刘明远

票证，是在生活贫穷、缺吃少穿、物资匮乏、供应紧张的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资源和各类产品进行配置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定量供应来保障最低需求和限制超越时代需求的一种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一代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在我的印象中，刚开始主要有粮票和布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票证的不间断使用，后来才知道，粮票又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军队粮票等，与布票相配套的还有棉花票、汗衫票等，另外还有油票，包括香油、大豆油、菜籽油等，煤票、肉票直到后来的毛巾、布鞋、煤油、火柴、肥皂、洗衣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烟酒糖茶，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无奇不有，无物不票。没有票证简直是寸步难行，无法生活。因为出生在农村，那时对粮票的印象不是很深刻，知道仅有吃国家粮的非农业户口才能拿着根本去粮油供应点取粮票，农民人只有拼死拼活出力种粮并要上交公粮的份儿，只有眼馋城里人的份儿。十九岁那年，我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领到了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正式吃上了国家粮。尽管如此，平时不出发就按月用粮证购买口粮，很少用到粮票。但对于布票而言，好像城乡没有多大差别，大概都是每人每年一丈五尺。

那时人们穿的从色泽到式样，从布料到品种，都非常单调。色泽除了蓝就是黑，女孩子也没有什么花色品种。城里男人穿中山装，农村男人穿对襟褂子或棉袄，还有大腰的棉裤，有的棉裤腰能一下子提到膝盖窝。料子是清一色的棉布，有从供销社买的细布，也有从集市上买的或自己织的粗布。判断衣服好坏的标准，就是结实与否。上级大力提倡艰苦朴素，推出的先进典型“南京路上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在穿衣方面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身衣服风里来雨里去在摸爬滚打中要穿九年，真是够节俭的了。在农村，族大丁多是好事，没人敢招惹，人们没有计划生育这个概念，“一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能生育多少孩子就生育多少，老大的衣服穿小了再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老三穿小了再给老四穿，一个接着穿。穿烂了也不舍得扔，还要剪下稍微好点的地方打格裤，真正做到了吃干榨净，物尽其用。

人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延长衣服的使用时间，能多穿一季是一季，能多穿一天是一天，另一方面，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寻找替代物品。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晋武帝司马炎一心想让他那傻太子司马衷登上皇帝宝座，人们告诉太子，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正在挨饿，司马衷反问，“何不食肉糜乎？”这当然是历史故事，而现实中人们没有棉布穿，何不穿皮衣服？还真有穿的呢。那是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家里放着羊，杀了羊之后，稍微熟一熟羊皮，反穿皮袄毛朝外，挡风抗寒又暖和，尽管有点味道和不太舒适，但总比冻着强得多。更有个别夏天能穿上轻薄凉快丝绵布衣服，那叫人家羡慕不已。

后来慢慢有“涤纶”“的确良”之类不要布票的东西了，只是价格比棉布要贵不少，成了时髦的布料。那时流行的一句话，“阔人不穿棉，穿棉不值钱”，只有家庭条件好的才能穿上不是棉布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供销社工作人员有点关系或门路的人，用从日本进口的尿素袋子缝制服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街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有人曾经挖苦道，“大干部，小干部，穿着一身洋制服，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我还真见过几个骑着自行车下乡的公社干部这身打扮，不过只是稍纵即逝，很快像一阵风就过去了。

平时穿衣还好凑合，一有结婚办喜事的就要作难了。添置一床新被褥要用掉两个人一年的布票还不够，更何况还要做新衣服。这就要早做准备，积攒一些，不够的还要向东邻西舍或亲朋好友借用，欠下人情债，等过后再慢慢还上。

就是在票证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有的家庭仍然舍不得使用，或者没有钱去使用这些票证，到头来就拿到“黑市”上去卖钱，或者换取其他急需物品。贩卖票证是犯法的，如果被抓住，轻者会受到批评教育、参加“学习班”，重则是要以“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判刑的。尽管如此，票证的地下交易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从来没有消失过。

那段苦涩艰辛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现在的孩子你给他讲这些，他们听着好像天方夜谭，不敢相信。勒紧裤带的日子总算过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大政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票证也完成了所担当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人们的生活，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李春燕

伴着绵绵细雨，秋天款款而来。透过浅秋清晨的薄雾，远处金山公园的桐树叶似乎也变得稀疏了。总是忙于繁琐事情，而忽略了身边的风景，总是想着眺望一下夏天公园的枝繁叶茂，不经意间秋天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到来，突然想起了那句，桂雨留华逝，一年又一秋。心中，便有些寂寂然……季节萧瑟，总会留下惆怅和感怀，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但回首向来萧瑟处，风雨与晴日，所有的过往，都蔓延成浅淡的诗行，沉淀成最美的风景，在往后余生温暖永久地陪伴着。于是又欣然……

